



## 文化交流——共同的实践还是相似的灵魂？

### ROOTS 成员

文化指的是具有共同历史的社区或人群的生活方式，它总结了人们共同解决文明问题的经验遗产，囊括了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所有特性，如道德、传统、服饰、语言、宗教和创造性艺术。“文化交流”指不同群体之间分享思想、习俗、知识、艺术形式和其他做法的行为，它推崇宽容、尊重、团结、理解、创新和世界的多样性。

经过几个世纪以来众多民族之间的交流，当下的西非文化高度统一。西非这一次区域里的国家不仅有着共同的空间，还有共同的气候历史，如沙漠化。他们还拥有共同的社会历史，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耕、到古典奴隶制、再到某种封建制度。他们都经历了撒哈拉沙漠彼岸的伊斯兰圣战的到来和本土奴隶制帝国的崩溃，经历了400年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战争、动荡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融合，也经历了又一个世纪的欧洲殖民剥削和形式各异但同样有着种族歧视色彩的出口特许权经济。我们可以看看西非的土著族群--尼日尔-刚果语族的分支，如曼丁戈人、阿坎人、沃洛夫人和巴萨里人。这些族群社会的诞生比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新殖民主义国家还要早许多世纪。



曼丁戈人起源于今天马里的曼德中心地带，如今他们主要以种植小米和花生为生。他们主要分布在冈比亚、马里、塞拉利昂、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

阿坎人可能是在11世纪左右从西非的萨赫勒或撒哈拉地区南迁到现在的森林地区的。大部分阿坎人居住在今天的加纳、科特迪瓦和多哥，他们也从自给自足的木薯、山芋和大蕉农转为种植可可、油棕和可乐果等经济作物。

沃洛夫人分布在冈比亚、毛里塔尼亚西南沿海和塞内加尔西北部。对他们最早的历史记载出现在八世纪。小米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作物和主要食物来源，而花生则是他们的主要经济作物。土地在家庭中通过父系传承，由父系家长管理，使用者向家长缴纳什一税或租金。

相当一部分巴萨里人居住在塞内加尔、加纳、冈比亚、布基纳法索、多哥、几内亚等国。他们最古老的定居点设立于石器时代，规模很小，居民从事收割、狩猎和原始农业。

## 各民族的相似之处

### 起源

阿坎人、沃洛夫人、巴萨里人和曼丁戈人都有从萨赫勒地区南下迁徙到现居地的传统。

### 生产

所有四个社区都主要从事定居型农民耕作，劳动密集、靠雨吃饭、产量较低，大多数自给自足。所有这些社区都面临着向不同形式的经济作物种植转变的压力，也都曾是传统的奴隶制文化，目前依靠大家庭和佃农来进行自给以外的生产。

### 保护、保存和禁忌

这些文化通过将大地拟人化为“母亲”的形象，并制定宗教禁忌，通过强制休息日来防止过度耕作，从而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表达生产活动必须与自然界的自然周期相匹配的认知。阿坎人把这些圣日称为“**dabone**”（字面意思是“坏”日）。圣日期间不允许从事任何农耕活动，但人们可以将前一天收获的木柴或食物带回家。违反这一禁忌的人会受到制裁、被社会排斥等惩罚，抑或是被安抚。这些社区还认为，违反禁忌会带来奇怪的厄运。要打破这种禁忌，必须用杜松子酒、公鸡和羊肉等礼物来安抚神灵。

与之相仿的是，“圣区”的禁忌通常保护着泉水、分水岭、水体沿岸或动物繁殖地。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到四十年里，随着西非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这些圣日被看做保护环境生



物和生态的时期，并转化为一项文化土地养护及环境保护工作。如此一来，这些圣日就让土地和土壤有了自行修复的空间。

### 庆祝丰收和雨水

如前所述，所有这些文化至今都认为万物有灵。他们将自然拟人化，土地通常被视为女性。祖先、在世者和未出生者共同承担保持土地肥力的责任，庆祝丰收的方式与庆祝人类生育的方式大致相同，雨水被视为神灵和祖先的恩赐。

每年人们都要用动物祭祀来感恩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和食品安全。动物祭祀在圣地举行，由长老和“大地祭司”主持。农民主要依靠降雨来耕种庄稼，因此在干旱时也会通过祭祀动物来求雨，以求得土地肥沃。

### 性别与土地使用权

在整个西非次区域，农村妇女的地位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有所降低。在传统万神殿之前就盛行的土地神神话表明，当时的社会组织方式让妇女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中享有更高的地位。妇女在社区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政治领袖、女祭司、科学家、农民和商人。

然而，许多历史因素都导致了妇女的失势。土地日益“稀缺”、社会日益军事化、在奴隶战争中生存或获胜所必需的传统政治，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欧洲文化对父权制日益增长的影响，都使妇女在西非社会中失去平等地位，其重要性不分先后。无论具体演变过程如何，阿坎、曼丁戈、沃洛夫和巴萨里文化中的妇女如今都难以确保个人耕地权。

一般来说，获得土地及其使用权和所有权是非洲农村居民(无论其职业如何)获得安全网的一种手段。无论男女，西非农民都通过惯有的土地保有制度获得和拥有土地。然而，在20世纪之交，个人土地权利和所有权的增加破坏了这种集体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个人土地权利和所有权的入侵是按照欧洲法律体系构建非洲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結果，这导致土地法急剧变化，将自由持有限定为在规定年限内租赁持有，如民法和普通法均引入了租赁概念。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影响也导致土地权利因主张重叠、冲突和激烈竞争而失去保障。

因此，妇女往往以女儿、姐妹或妻子的身份获得土地，而不是以公民个人的身份。父系和母系文化似乎都是如此。对于这种复杂的“传统”做法，人们提出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合理解释。其中包括(男性)对妻子后代血统的不确定性，以及妇女只是临时家庭成员的观念，甚至认为妇女本身就是财产，因此不能拥有其他财产。无论这种复杂性背后的原因为何，它都会对西非产生重要影响，因为粮食生产越来越多地成为女性农民的专利，因为男性倾向于种植经济作物。西非粮食主权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消极的性别文化造成的。可以说，妇女没有土地所有权并不完全是传统习俗，多年来这种现象有所减少。



文化兼容性作为这些社会的基础，对于西非的团结和发展议程意义非凡，它为西非进步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起点和凝聚点。由于人们有着深厚的共同根基，已经相互理解，因此很容易达成谅解。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加强地区机构，找到民主解决众多问题的办法。他们在彼此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因为他们身处的确实就是同一个世界。他们同样重视大家庭和宗族关系。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本身是进步的或是以发展为导向的，这些族群的人民仍然任重道远。例如，他们必须在自然的万物有灵论和神秘主义与科学之间找到平衡，才能够采取建设性的干预措施来提高生产力，并通过农民的生产活动改善商品价值链。他们必须将节日重新定位为团结活动，而不是崇拜活动。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彻底改变各地区的性别关系，揭露以传统和宗教为借口、以男性控制女性生活潜能为最终目的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必须帮助人们认识到，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观是欧洲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策略，传教士和教育家对他们祖先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其唯一目的是增加对资源的攫取并将其归还给发达的北方。他们也必须认识到，如果他们把所有的人力都集中在处理符合他们利益的共同问题上，他们的社会将会变得多么强大。总之，西非社会和文化需要现代化，但不需要西方化。